



漫記南海島

新華書店總發行

02895



PD392
65



漫記南海島

黎友諒 季音等著



行發店分總東華在香海



登記：滬 234 (21-88)

漫記海南島

著者：黎友諒 季音等

出版兼發行所：上海華東書店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所：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馬路一三〇號

(總) 1-8,000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初版

目 錄

漫記海南島·····	黎友諒(一)
海南島解放戰役斷片·····	周 明(三)
五指山下的史詩·····	季 音(三七)
附錄：海南島概況·····	南 人(奎)

漫記海南島

黎友諒

一 從廣州到雷州半島

五月十一日上午，由四野某兵團司令部派出的四輛卡車從廣州出發，送我們——三野參觀團——到雷州半島南端的徐聞去。從那裏，我們將渡過瓊州海峽到海南島去。

汽車沿着南海海岸的公路向西南前進。這是一條艱難的汽車路，十數道沒有橋的江水橫攔在路上，我們曾經幾次的爲了等待擺渡過江，而不得不在渡口上停留半天或者一個整夜。公路的西段則山嶺縈迴，崎嶇不平，坐在車上顛簸不堪。這條路是我軍進軍海南島的主要供應線，去年冬天，我曾經到過浙東的舟山前線，我瞭解渡海作戰所需要的那種巨大數目字的物資供應。海南島戰役所需要者當還要超過那些數字，把這麼巨量的供應物資通過這條艱難的公路運到前線去，這的確是一件困難的任務，

整個海南島的勝利正不知是廣東南路的人民和人民的軍隊克服了多少這樣的困難才創造出來的？

汽車沿公路西行至廉江，卽折而南下，我們已經踏進雷州半島了。熱帶風光的特徵越加明顯起來，太陽當頭直射，酷熱炙人，蟬聲噪耳，沿途看不盡的高大的棕櫚、芭蕉和仙人掌，到處是波羅田和甘蔗田，和老鄉們談話更加困難，連我們同行的幾個『老廣東』也翻譯不通，我們只好和識字的人用筆談——幸而文字是相同的。

十八日，進入徐聞城，徐聞大街上擁擠着從海南島凱旋歸來的戰士們，街上搭着一座座的彩門，到處掛着大幅的標語，『歡迎解放軍凱旋歸來！』『向解放海南島的英雄們致敬！』戰士們一個個都曬得黑油油的，雖然身上仍然穿着浸透汗污和濺滿泥漿的舊軍衣，但掩不住那種勝利者的飽滿的愉快的精神。徐聞城並不算太小，但是今天被歡騰的人羣擠滿了，每當一列列的卡車拖着大砲從街上駛過時，就引起人羣的熱烈歡呼。

次日，和幾個同志爬上徐聞街口的七層寶塔，在塔的尖頂上遠眺海南；越過煙波浩渺的海洋，可以看見海南島遼闊的陸地和隱約的青山，回想起從東北而華中到達祖

國大陸最南端徐聞，這段路程是多麼遙遠？而今天擺在面前的，仍然是無盡的疆域，我深深感到祖國的河山是多麼壯麗和偉大！

二 『伯陵防線』紀實

五月十九日，我們到達徐聞以南的海安所碼頭，準備從這裏登船渡過瓊州海峽。船隻指揮所專門給我們派了一艘最好的雙桅機帆船，我們分乘小艇登上大船，船上無篷，大家露天坐在船面上，太陽像一團火似的當頭射着，船板烤得滾熱燙人，大家都被炙得渾身大汗。我們索性把身上衣服脫光，用幾根甘蔗把船板上的一牀破軍毯撈起來遮涼。在我前面就是舵手的位置，一個掌舵的戰士脫下軍衣，露出一副古銅色的臂膀，他兩眼緊瞅着前面的海水，熟練地輕輕地轉動舵把，船便穩穩地駛向遼闊的海洋。

海面上風平浪靜，波濤微微起伏，碧藍的海水被船激起白色的泡沫，不時有一兩隻白鷗掠空而過，船至中流，涼爽的海風迎面吹來，酷暑頓消，精神爲之一振。

在秀英碼頭登陸，大家便在灘頭上巡行，察看敵人的工事：工事是很簡陋的，只

有稀散的幾個水泥地堡，幾處在平地上挖修的火力掩體，和一段段用仙人掌搭成的鹿砦障礙。爲蔣匪所一再大吹大擂的『伯陵防線』原來如此！

其實，所謂『伯陵防線』，據我們後來的瞭解：並不是單指灘頭上的防禦工事。防守海南的匪首薛岳，知道單靠灘頭防禦來守備海南島這樣遼闊的海岸線是不保險的，因此，他煞費苦心組織了『進攻性的海陸空立體縱深防禦線』：以飛機封鎖和轟炸我軍可能起渡的港口，使我軍不能在起渡點集中船隻，這是第一線。以海軍艦隊封鎖海面，以他優勢的海軍力量阻攔我軍渡海的船隻，企圖在海洋裏殲滅我軍渡海部隊，這是第二線。另外他把主力控制在縱深機動地區，而只以一部分兵力防守灘頭工事，以便當我軍萬一能夠衝破海空兩線防禦而登陸時，他好趁我立足未定之時集中兵力一舉殲滅。

這就是薛匪自詡爲『固若金湯』的『伯陵防線』。如果單以軍事上的要求來看，這種布置似乎是高明的，但是在人民軍隊的面前，他的『伯陵防線』卻一點也撐不起腰來，第一線的空軍被我軍防空部隊的砲火打得不敢逼近，第二線的海軍被我們以木船組成的『護航艦隊』追擊得七零八落，而他最後的一張王牌——集中起來的四個師

的機動兵力，卻在澄邁縣以東的美亭一帶被我登陸大軍一舉擊潰。那些曾經在中國大陸上連吃敗仗的蔣匪官兵們，早已被解放軍殺得聞風喪膽，雖然在敵人嚴酷的督戰下，以大量的死傷進行掙扎的反撲，但終於敵不過我軍神勇的奮擊，紛紛潰逃。所謂『伯陵防線』就這樣的宣告全線崩潰！

在秀英碼頭上的海軍營房裏，還遺留着匪軍塗寫的標語：『一切爲了海上！』對於『海』，匪徒們是曾寄以多麼殷切的企望呵？但是人民解放軍卻以海戰的勝利無情地回答了它們！

就在這裏，我們見到了浙東前線我軍勝利登陸舟山羣島的號外，我在歡欣興奮之中，清楚地看見了：『海南島和舟山敵人的命運，也同樣要輪到臺灣敵人的頭上！』

三 『護航艦隊』

記得在南京初次看到我軍在海南島登陸的捷報時，曾經看到這樣的報導：

『……途中，我軍與敵艦砲戰通宵，衝破了敵海陸空立體防禦的層層火網，航行一百八十華里……』（新華社四月二十日電）

我爲這個事實而感到驚奇，因爲我知道在海南島前線，我們還不可能有強大的海軍艦隊到瓊州海峽參戰。那麼，和敵人『砲戰通宵』的只有木船，而且還能夠在一百八十華里的航程中打敗敵海軍艦隊的防禦，這似乎是不可置信的。因此，在渡過瓊州海峽之前，我曾專門調查了這個問題，並且在一個濃蔭滿地的榕樹林中，訪問了海上作戰的勇士們。從這些調查訪問中，我瞭解到如下的事實：

去年冬天，轉戰萬里的四野部隊打完了粵桂邊戰役後，就挺進到雷州半島，投入海上作戰的大練兵。因爲瓊州海峽太寬，我們大砲射程不能控制全峽的海面，無法掩護登陸部隊在海上安全的航行。因此，上級就提出了用木船組織護航艦隊的方案。

『人家是鐵傢伙，咱是木傢伙。……』部隊的幹部和戰士們在岸上眺望遼闊的海面，黑色的敵艦不時的在濁浪排空的激流裏往來游弋，連發的機關砲一陣陣的向岸上發射。『用木船不用說打，叫人家硬撞也撞壞了！』大家對這個困難的任務在顧慮着，擔憂着。

正在這個時候，浙東舟山前線兄弟部隊以木船戰勝敵艦的經驗傳來了。接着，某團盧相雲排在海洋裏擊毀了敵艦的捷報，證明了木船是可以打兵艦的。盧相雲是個排

長，當他領着戰士們在雷島尖端的海洋裏練習航行時，突然和一艘敵人的兵艦遭遇了。一隻木船遇上了這艘渾身鋼甲的兵艦，這種懸殊的情況似乎已經決定了盧相雲和他全排戰士們的命運——壯烈的犧牲。但是英雄的戰士們卻以自己無畏的戰鬥決心和沉着機智的行動，創造了震動全軍的英雄的奇蹟。

當敵艦向他們追來時，盧相雲命令戰士們在船上埋伏好，把武器準備妥當。敵艦繞着木船轉了個大圈，打了幾槍就吆喝着逼近前來，企圖俘虜這隻木船。戰士們屏息的等待着，直到敵艦靠近木船幾十米達的時候，步槍、衝鋒槍、手榴彈一齊開火，敵艦慌忙地打砲，掉轉屁股逃走，但手榴彈已經在甲板上爆炸，只好狼狽地拖着一條長尾巴似的黑煙向遠洋裏逃走了。

這個消息立刻傳遍了所有前線部隊，盧相雲被請着到處報告打兵艦的經過。『誰說木傢伙不能打鐵傢伙？』戰士們的信心提高了，每當看見敵艦在海上出現時，戰士們立刻跳上木船，架起機關槍追上去，敵艦卻每次都是遠遠地亂放槍砲，急急地避開。

但是木船上的步兵火力只能把敵艦追跑，卻無法把敵艦擊沉。爲了克服這個困

難，指戰員們從多方面進行了調查學習：他們聽說日本人曾在雷州半島訓練海軍，就找到當時見到的老百姓詢問些情況，又找了幾個洗手多年的老海盜座談海上射擊的經驗……很短時間內，人民的砲手們已經能夠在輕便的木船上熟練地瞄準了。

很快的，一支由數十艘木船組成的『海上護航艦隊』就游弋在海面上了。在我軍大舉登陸海南島時，這支新型的『人民海軍』就英勇地擔負起海上護航的任務。當我軍大隊的船隻駛出港口時，大隊的敵艦立即橫擺在海洋裏，氣勢洶洶地攔住去路，我們的『護航艦隊』立刻揚帆破浪的衝上去，一場激烈的海上砲戰就開始了。敵艦上裝置的各種大砲一齊開火，砲彈在海風中尖嘯着。當然，我們也猛烈地向敵艦射擊；海洋沸騰了，一片閃電交加的火光和沉雷似的轟響，木船上的桅桿被敵砲打斷了，榴霰彈在木船的上空爆炸着，機關砲彈像旋風似的掠過船面，但是我們的砲兵們卻英勇地在船面上沉着地射擊。而敵人的軍艦上卻已經亂成一團，瞭望臺上的觀察員，砲塔上的砲手，船面甲板上的水手……一個個滾滾爬爬的鑽進底艙，我們的穿甲彈卻穿透了敵艦的船舷，在艙裏爆炸了，一股股濃煙從敵艦上冒起來，一艘敵艦慢慢地沉下海面，這支由美帝國主義裝備的蔣匪海軍，在我們『護航艦隊』的打擊下，慌亂地逃散

了。我們大隊的船隻在『護航艦隊』的掩護下，安全地駛向了登陸點。我們有幾艘機帆船卻跟蹤追擊，一直把敵艦追出三十里路以外。

當我們航渡瓊州海峽時，在海口秀英軍港的港口，防風堤外的海水裏，我親眼看到了沉沒的三艘敵艦，船桅露出海面，幾隻海鷗正在上面休息着。

『木傢伙打敗了鐵傢伙』。這不是幻想的奇蹟，而是活生生的事實。

四 會見瓊崖縱隊

在海口的大街上，我遇見不少的身軀矮小的青年戰士，他們臂上掛着『公安』臂章，頭上戴着藍色的舊式軍帽，帽上是解放軍的紅星八一帽徽。身上卻穿着形形色色的便衣，而且多半是襤褸的。經過詢問，才知道這就是我嚮往已久的瓊崖縱隊的同志們。

一天下午，我在街上拉了個瓊縱的青年戰士到我的寓所，希望從他口中瞭解些他們堅持鬥爭的情形。這個戰士身軀短小精悍，面色微黑而瘦削，在寬闊的上額下面，一雙深沉明亮的眼睛嵌在濃眉下深陷的眼眶裏，下額尖削，顴骨高出。一看就知道是

個缺乏營養的身體，當我和他握手時，發現他枯瘦的手上生滿了疥瘡。我立刻想到了他們堅持敵後那種長期的艱苦鬥爭：在五指山的叢林中，在連綿的雨水下沒有房子住，躺在潮溼的草裏，一任吸血的山蛭爬上瘦弱的身軀，在那猿聲淒厲的深夜，長大的草蚊叮滿全身，沒有糧食吃，吃的是薯根和野果，就是這個，也是山裏的人民省吃省喝來供給他們的。在沒有醫藥的情況下，那些可怕的厲疫惡疾無情地侵蝕着……可是頑強的人民戰士們沒有倒下去，他們是以驚人的堅毅忍受了一切……現在我面前就坐着一位經過無數艱辛磨鍊的弟兄，我忍不住當時那種感情的激動，我真想和他緊緊的擁抱起來，爲了恢復他青春的健康，恨不能把我自己所有的血分一半給他！

『同志！你們堅持得很辛苦呀！』我拍着他的肩膀，滿懷熱情地稱讚着。

他以親切的眼睛看着我，搖搖頭，笑着說：『唔通！唔通！』

我恍然想起了我們之間語言不通的隔閡，急忙拔出筆來把這句話寫給他看！他很吃力的看了好久——看樣子他文化水平不高——最後終於領會了我的意思，張大嘴露出兩排雪白牙齒天真地笑了。這時，他發現我胸前掛着的兩枚『渡江』『淮海』戰役紀念章，把臉湊前仔細地看了好久，忽然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伸着大拇指連聲的

說：『頂瓜瓜！頂瓜瓜！』我好像感到我們之間語言不通的隔膜已經不存在了，一種密切的友情把我們融洽在一起。

之後，我們便成了熟識的朋友，我知道他名叫鄭振光，今年十九歲，是個青年團員，在瓊縱獨立團已經戰鬥了三年了。第二天，我被他拉到他們連隊裏，我會見了更多的瓊縱的弟兄們，在他們連裏只有一個能夠講通北方話的戰士依靠了他的翻譯，我和他們排長、政治指導員和許多戰士們談了話，瞭解到不少的情況。

政治指導員是堅持十年鬥爭的老同志，談到他們敵後艱苦的鬥爭生活時，他謙虛地說：『我參加革命很晚，沒有吃什麼苦，以前那些老同志才很苦哩！我參軍時已經好的多了，我們山裏的根據地已經建設起來了。』於是他談到那些堅持苦鬥二十三年的英雄們的史詩：在大革命以後十年內戰時期，他們遭受了國民黨匪幫殘酷的圍剿，多少優秀的共產黨員壯烈地倒下了，多少革命的羣衆遭受了匪徒們滅絕人性的屠殺，最後只剩下十六個人撤退到沒有人住的深山森林裏，過着艱苦得難以想像的野人生活，他們在山裏一直苦鬥了好幾年。白天，爲了避開國民黨匪徒們反覆的搜剿，他們鑽在濃密的灌木叢裏，晚上，就走出山林到敵人警戒森嚴的村莊裏秘密的組織羣衆，

聯絡散處於各地的同志。

『羣衆永遠是幫助我們的！』他肯定地說，『在羣衆熱情的支持和掩護下，我們順利的做了許多工作，當抗日戰爭時，我們一支堅強的游擊隊已經到處打擊敵人了，我就是在那時參加的。』

他又告訴我他們部隊中一個突出的情況：有許多土地革命時代的老同志，在部隊裏結了婚，現在他們的兒子已經拿着武器作戰了，有許多結婚的女同志，在那艱苦戰鬥的日子裏，她們把孩子縛在背上，和男同志一樣的爬山作戰，擔負着艱苦的戰勤任務。在某一次戰鬥中，部隊在敵人優勢的火力壓迫下轉移陣地，正當最緊張的一剎那，負責掩護部隊撤退的機槍射手犧牲了，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大家清楚地看見從陣地上跳起個女同志，她背上縛着個孩子，是那麼迅速地搶上前去，抓起那挺機槍向敵人喀喀地掃射，後來她又從敵人的火網下把機槍扛下來。這是一個多麼動人的故事。連縱中女戰士很多，幾乎佔全軍人員的三分之一，她們分散在各種工作崗位上，擔任着護士、衛生員、炊事員、挑夫、勤務員和戰鬥員……的工作。像這樣的英雄事蹟是很多的。

在島上，我曾遇見一位首先隨大軍渡海的政工幹部，他告訴我他們和瓊縱兄弟們首次會面的熱烈情形：在會師一週以前，瓊縱一總隊的兩個主力團就從五指山出發，在崎嶇的山地和叢林中兼程前進，終於在第七天拂曉前趕到儋縣超頭市的南山。部隊就分散隱蔽在山上的樹林裏休息，戰士們都不知道執行什麼任務，光知道要打個大仗，但是從山頭上可以望見海岸重重布防的敵陣，不時的有滿載敵軍的卡車在公路上來回奔馳。大白天這個仗怎麼打呢？戰士們心中懷疑着。連日行軍的疲勞使戰士們都躺在草叢裏呼呼睡去。團長伍向華同志把警衛員叫到面前，交代着一個令人莫名其妙任務：『找一棵最高的樹爬上去，瞭望着海上，見海面上有帆船來時，馬上報告！』說完，他就在一棵菩提樹下休息起來。太陽掃除了海上的濃霧，慢慢地昇起來，七八個鐘頭過去了，伍團長看着移動的樹蔭，不時焦灼的問着：『海上有船來沒有？』而樹上每次的回答都是『沒有！』

約莫下午一點鐘的時候，警衛員小王忽然在樹上大叫起來：『帆船來啦！一隻，兩隻……呵！多着哩！』伍團長豁地跳起來，疾速地爬上樹樑，用望遠鏡向海上看了一會，忽然興奮地高呼起來：『同志們！咱們的大軍過海來了！咱們日夜盼望的日子